

北京方言词的造词理据探寻

——以《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新增词语为例

唐雪雯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造词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也是一种语言活动，新增词语也遵循这样的思维和语言方式。其中方言词的造词理据研究作为新兴起的研究方向，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文化民俗。北京方言作为现代汉语的基础方言，对普通话影响更大，有更多机会进入普通话。因此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新增词语中的“猫儿腻”为例，探寻其造词理据。

关键词：北京方言词；造词理据；猫儿腻；

中图分类号： H **文献标识码：** A

“猫儿腻”是老北京方言，收录于《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隐晦的或者暧昧的事”作为一个民间俗语词，我们经常在生活中使用，“他们之间的猫儿腻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猫儿腻？”那么猫儿腻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一、语素拆解分析

“猫儿腻”的核心语素为猫和腻，儿为猫的儿化，仅表示儿化音，在此暂不做分析。

“猫”在《说文》中注为“狸属，从豸、苗声。莫交切。”本没有“猫”字，甲骨文本作“豸”。“豸”的说文解释为“兽长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杀形，凡豸之属皆从豸。”。“豸”本指长脊兽，如猫、虎之类，引申为无脚的虫，体多长，如蚯蚓之类。又有多豸，指兽背隆长的样子；后豸作为一个部首，统摄着众多与之相关的字，于是有了“猫”“豹”等系列猫虎科动物。“猫”是形声字，豸表其意，甲骨文豸形似食肉兽，表示“猫”也是一种食肉动物。苗表声，一方面表猫叫声“喵”如苗，同时苗有小的意思，表示猫是小型食肉动物。汉字简化后写作“猫”。猫在简化后虽然和狗部首相同，但在之前并非为犬部。同样的还有“猪”也并非为犬部，猪从豕部，古时写豕。后将猫和猪都归为犬部，表示二者如犬都是饲养在家中的动物。由此可见在最初造字的时候动物种类的不同在字形上有着明晰的区分。猫除了作为名词，有可以捕鼠的哺乳动物的意思外，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还收录了其作为动词的意思，用于方言中，意为“蹲；蹲伏”指闲待或躲藏。”多见于北方方言，例如“猫在家里不敢出来。”“猫冬”。猫在方言中有动词躲藏意思和猫的习性和动作有关，由此引申而来的意义，可以看出方言在口语交际中更注重生动形象性，来源于现实生活实际。

腻在《说文解字》中注为“上肥也，从肉貳声。女利切。”意为皮肤上溢出的油脂。《玉篇》注“垢腻也。”《广韵》云“肥腻。又滑也。”腻作形容词的时候有食品中油脂过多的意思，例如“油腻”。还有厌烦的意思，如“他那些话我都听腻了。”以及润泽细致和黏的意思。都是由油脂引申而来的义项。腻作名词有污垢的意思。例如“尘腻”“污腻”。

二、构词方式分析

猫儿腻由猫加儿加腻构成，其中儿属于北京话的习惯说法，有时也可以不加，写作“猫腻”。儿化是北京话的突出语音特点，也是北京方言重要的构词手段。它反映了北京人的社会心理和语言民俗，具有名词化，小称，爱称，蔑称等作用，可以表达多种感情色彩。例如“老头儿”“节骨眼儿”“后门儿”等。因此猫儿腻这个词是名词性的，并且表示生活中的小事，同时带有一些特殊的感情色彩。儿化后多会发生音变。按照北京话发音规律，儿化音多见于加到名词最后面，例如“这点儿”“面团儿”“粉皮儿”等，而猫儿腻的规范写法中将儿化音放在了词的中间而不是后面。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曾经说过：“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语言形式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地区的民俗以及文化现象。北京的民俗体现为官俗与民俗的融合，有“官俗民承”的传统，北京皇家、官宦以及文人，他们喜欢把儿化音加在中间，很少加在词的末尾，因此民间传承了这种说法。对于北京话的发音，不同区域上可能会有差别，这也就容易造成一些北京话方言上的争议。除了“猫儿腻”，还有许多北京话也都是儿化音在中间，例如“锅儿挑”“兔儿爷”“白眼儿狼”“哥儿俩”“蔫儿坏”“门儿清”。

现代汉语中词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猫儿腻由多语素构成，属于合成词。合成词的基本构词方法有并列式、偏正式、重叠式、附加式、补充式等。由于猫和腻的语义较多，根据语素义来判断其构词方式不好判断，通过搜寻资料发现猫儿腻在之前还有“猫儿匿”和“猫儿溺”的写法，由此可以推断出当写作“猫儿匿”的时候，《说文解字》：“匿，藏也。”匿是隐藏的意思，猫儿匿就是猫隐藏某个事物的意思，是偏正式中的动宾式构词法，结合猫的习性，猫排便后，不愿让同类、更不愿意让另类动物知道自己的粪便在此，因此要埋藏起来，而且猫埋藏粪便的地点往往是远离它的窝和时常玩耍的地方，猫的这种举动是讲究卫生还是有其他秘密或者不为人所知的动机？这种不合常理，引人怀疑的行为和“猫儿腻”的意思正好相吻合。“猫儿溺”即“猫儿尿”，《说文解字·水部》：“溺，水。”溺的本义是水名，读音为ni，后引申为没入水中、沉湎无节制等意思。溺还有niao的读音，同尿。猫儿尿即猫要隐藏的排泄物。”“猫儿匿”“猫儿溺”可能是误传或是为了更加规范便写作了“猫儿腻”收录进《现代汉语词典》，从猫的习性这一角度来考量，造“猫儿腻”一词用以形容一些隐晦的行为，更具生动形象性，让人很容易理解到词的意义，符合方言口语的表意性。

三、出处溯源

探究词的来源，探寻造词理据最根本还是需要实际材料的支撑。词语的产生不能光凭臆测推断，找到其相关材料文献记载，才能得到造词的真正依据。

李家瑞在《北平风俗类征》里提到“猫儿腻”出自北京回民居住的牛街地区，来自波斯语“ma'ni”，最早写作“码儿逆”或“码儿妮”，本指“隐情”“阴谋”。传入北方地区之后，进入北方方言词汇系统后，逐渐“汉化”，写成了“猫儿溺”“猫儿匿”“猫儿腻”。《北京方言词典》（1985）中记载了“猫儿匿”这个词的意思是内情多指私弊以及搞鬼使假招子的意思。来源于波斯语“ma'ni”。《北京土语辞典》（1990）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由此可以看出“猫儿腻”一词的来源与猫并没有关系，之前对猫的排泄物的猜想也并不正确。“猫儿腻”一词是由波斯语音译而来的，又结合北京当地的语言特色以及中国人的用词习惯加以改造而成。

语言学家萨丕尔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或人群不受其他地域的民族和人群的文化影响。任何民族文化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要不断地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用以丰富和提高自己。当两种文化发生接触时，自然要从对方输入新的概念

和新的事物，如果在本族语中找不到表达这些新概念新事物的适当词语，往往将对方的词语直接借用过来或略加改造。文化交流常常先从民间开始。猫儿腻这个词最早传入北京回民居住处，回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波斯语即波斯帝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地区所说的语言。由此可以推断出波斯人在传教的过程中或是和中国人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带去了自己的语言，音译之后再经过北京当地人结合北京话进行改造，在民间广为流传使用，做为北京土语使用，逐渐成为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词语。由此看来，汉语词汇受外来语的影响不断丰富自己的词汇库，方言词也深受其他语言的影响。

四、造词材料分析

通过前面的资料考证可以看出，“猫儿腻”和猫并无关系，是来源于波斯语词汇，最早传入北京方言区，翻译过来的时候，大体上使用波斯语中“码泥”的语音形式，结合北京人的语言习惯，最终用现代汉语中的“猫”和“腻”把字形确定下来。像这种将外来语词按照汉语的习惯在原义和原语音基础上进行加工，基本上照样搬用的词属于借词。

方言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使用的语言交际系统，讲求方便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因此在用字方面多注重生动形象感。“猫”作为一种具象的动物，同时又是北京人很喜爱的宠物，北京人生活用语中经常会出现猫这个语素。爱吃的食物叫“猫耳朵”，门上安的叫“猫眼儿”，带有贬义色彩的指称酒为“猫儿尿”，戏谑他人极小的饭量称作“猫儿食”。因此北京人选择用与“码”音相近的“猫”字。“腻”也经常出现在北方方言和口语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天津人喜欢用“心腻”表示心情烦闷。“腻味”和“腻歪”也是口语交际中常出现的说法，指的是某件事情惹人讨厌。而“匿”和“溺”表达更口语化，因此最终用“腻”字规范下来，收入《现代汉语词典》。而其他两种表达则作为方言土语在民间交流使用。同时北京人习惯给词语带儿化音，因此地道的北京土语即“猫儿腻”。而“猫儿腻”的意思随着使用群体和环境的不同，也由“阴谋”转变为“不光明正大的小手段”。

认知语言学隐喻理论认为，模糊抽象的东西往往用具体可感的形象进行表达，这是把自身经验与抽象的心理活动相联系的过程。北京人对待语言，期待将语言使用得更活泼更幽默，尽管是借入的外来词，人们仍然希望融入更生动形象的表达将其进行再创造。“猫儿腻”一词将那种隐晦难以传达的意思鲜活地展现出来，尽管在不了解词语来源的时候容易产生前面所述的错误的表面解读，但是正因为用字的生活化形象性，才会使之广为使用，从方言土语逐渐为全民所接受。

汉文化的宽容性使它能容纳下古往今来种种外来文化和相当数量的外来词，同时汉文化又具有极大的消融力，善于将所吸收的外来文化加以消化改造，变成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例如“世界”“地狱”“政治”“吐槽”等外来词已经收纳进汉语词汇库中，活跃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即使是借词也在语音形式、造词材料、构词方法等方面渗透着汉语独特的色彩和民俗风情。

语言的继续发展，如斯大林所说，是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部族语言，从部族语言到民族语言的。“猫儿腻”一词流行于方言区，并进入普通话。《现代汉语词典》收录方言词，一方面规范方言，有助于方言区的人们学习普通话；另一方面也为这些词语提供接受选择考验的机会。北京话尤其是一些土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语言形式逐渐消亡，而规范方言是对方言的一种关注和保护。

张永言(1999:164)说：“所谓词的内部形式又称词的词源结构或词的理据，它指的是被用作命名依据的事物的特征在词里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以某种语音表示某种意义的理由或根据。”

对词的得名之由进行探讨,是词源研究的重要内容。方言词语音形式多种多样,因而记录这些语音的汉字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仅仅是从字面上考虑方言词的词义和词源,往往会犯“望文生训”的毛病。因之,对方言词的理据进行研究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方言词和现代汉语词汇是源与流的关系,关注方言词的造词理据对于现代汉语以及汉民族传统文化和民俗都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刘玉红,曾昭聪.方言词理据研究刍议——以刘瑞明先生的相关研究为例【J】.辞书研究.2011(06):50-57
- 【2】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3】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商务印书馆,1937
- 【4】晁继周.《现代汉语词典》与北京方言词【J】.辞书研究.1982(06):104-109

A study on the motivation of word formation in Beijing dialect -- Taking the newly add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3rd Edition) as an example

Tang Xuewen

(Zhengzhou University ,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Word making is a logical thinking activity as well as a language activity. New words also follow such thinking and language mode. As a newly emerging research direc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motivation of Chinese words contains more abundant cultural folk customs. As the basic dialect of modern Chinese, Beijing dialect has a greater influence on Mandarin and has more opportunities to enter mandarin.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cat and greasy" in the new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3rd Editio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 of their word formation.

Keywords: Beijing dialect words; Word making rationale; MaoErNi;